

王 梁

朋友 A 君陷入了一场严重的人生危机。

他从前年8月份开始看房，想着是给老人和小孩读书住，家里人也旁敲侧击地说钱放银行要缩水，房价要涨的。他跑了很多新楼盘，看了不少二手房，从前年的“9·30”到去年的“3·30”，一次次被政策和市场撩拨着敏感脆弱的神经，但他始终没有下手。然而就在4月底的某个晚上，他鬼使神差地在一份二手房购买协议上签上了自己的姓名。第二天他就后悔了，之前隐藏着种种考虑不周的问题一个浮现出来，他猛然发现自己做了一个也许是此生最糟糕的决定。

上百万的钱款哪，整整一个五月，懊悔、痛心、愤怒、恐惧等情绪噬咬着他的心灵还有身体，他有气无力，魂不守舍，工作生活无精打采，常常一念及此，顿觉痛彻心扉，万念俱灰。

他来找过我几次，在遮遮掩掩中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向我透了底。他像祥林嫂一样反复自责；如果不是那天晚上头脑发热，或者退一步说，如果之后能够果断支付违约金中止合同，那现在的生活该是多么美好：风和日丽，神清气爽，未来充满无限希望，然而现在……我从他消瘦的脸、无神的眸中读到了深深的绝望，用他自己话来说就是“一念之

# 疗 伤

差，万劫不复”。

我了解 A 君，和我一样出身农家，一贯省吃节约，勤俭持家，做事也是小心谨慎，三思后行，甚至显得优柔寡断。他的一个缺点是比较单纯，缺乏主见，容易为他人所影响，为情绪所左右。这一次的轻率，说到底，还是应了那句老话“性格决定命运”。这错用的一百多万，较他的家庭收入其实也在可承受范围之内，但他拘谨不洒脱的性格而言确是无法释怀的沉重包袱，会一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他说，本来六月初要参加高中毕业二十周年同学会，他是性情中人，特别想去见那些老同学，重温青春时光。然而，现在自己的生活支离破碎，心力交瘁，这样的状态还是不要见人为好。

“我真昏了头，蠢到家了，怎么做这样一个选择。”他禁不住又开始捶打自己的身和心。

“人生无时无刻在选择，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赌博，总有输赢，而且往往在事后才能看清结果。那些飞机失事、车祸身亡的，他们同样因为一个毫无征兆的选择而输掉全部。而你，虽不算上上之选，但并非糟糕透顶。”我打了个

比方。

“我该怎么办？”他问我，也在问他自己。

“你那种痛不欲生的感觉我能体会到。但我觉得你还是整理一下自己的生活，振作起来，这样一直消沉下去总不是办法。”我劝说。

“我也不想这样啊，我有孩子，有老人，要工作，我不能垮下去，但我忍不住。”他也明白陷在情绪漩涡中一天，已经插下的损失窟窿就会越撑越大。但只要一想到巨大的投入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他就心痛得无法呼吸。

“你不是爱看书、爱画画、爱运动吗？现在还在练吗？”我问道。

“已经中断很长时间了，根本没心思”。

“去慢慢地一样样恢复起来吧，每天尽量完成一项任务，摆脱目前的境况是需要一些意志的。”我建议。

“也只有这样了。”他木然地回答、回去。半个月后，再次见到他，脸色好了些，也显得较为平静。他告诉我，他现在每天做10个俯卧撑、打一遍24式、画一幅小素描，感觉生活有了些条理，精气神也一点点充盈进身子骨。

这是我预料到的，这些简单的事儿中深藏着他对生活最本真的态度、他与生命最深层的联结。当初的建议就是想促使他重拾兴趣爱好，一点点支撑起摇摇欲坠、几近倾颓的人生大厦，把晃荡的生活之舟稳定下来。

“但是，我还是无法完全走出来。”他的脸又开始阴郁，巨大的乌云又遮住照向心海的阳光。

“交给时间吧，唯有时间会彻底平复你的心灵创伤。”世间很多心结，真的只有岁月才能彻底解开。不幸的是，很多人等不到那个时间点就放弃了所有的希望。

“说说这次选择给你的收获吧。”我转换了话题。

“经过这次惨痛的教训，首先，我对钱的态度有了改变，要适时消费，不要等待，还有就是以后面临重大选择时，一定要听从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他脱口而出，看得出他真的是深刻地领悟到了。这或许是在人到中年时所能挖掘到的宝贵财富，足以惠及他以后的人生。

最后，我转发了一条短信给他，“活着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这段话摘自余华的小说《活着》。

“我们都要好好地活着、活下去。”我拍拍他的肩膀，把他推向雨后天晴的阳光里。

# 老屋扁担

罗鹏飞

我家老屋早已散了架，只剩下残垣、断壁、碎瓦。在杂草丛生的屋地基上，我的目光锁定了早先堂屋正门后背，兀立了几十年的那条扁担。

在我们山区，扁担是个苦行僧。山民生活的一切，以肩挑为主。扁担是连接重物与肩膀的一座桥梁。祖辈、父母曾经用坏过多少条扁担，恐怕难以估算。我初识扁担，始于跟随父亲到地里挖番薯。父亲一米六五上下的个头，长得精瘦，生活把他压成略微驼背了。番薯地里，父亲双手握住锄头柄，身子微微前倾，抡起锄头用力朝番薯藤根部掘进，然后一把握出来。滚圆的番薯在泥地里打着滚儿，被父亲的粗手一一捉住，丢进簸箕，番薯堆成了馒头高。父亲习惯性地先用手掂一下簸箕的重量，然后吩咐我把扁担递上。父亲将扁担插到簸箕甩纽眼下，弯下腰挑起来就走。片刻前还直挺挺的扁担，在父亲起身的一刹那放弃了抵抗，随着父亲肩膀的耸动，一起一伏地发出吱嘎吱嘎的声响。

山路窄、滑、陡、斜，扁担一上肩，中途难以找到歇息的地方。我看到父亲半路上换肩自有诀窍：他左手轻托，右手勾引，让扁担绕着脖颈后部在两只肩膀间平滑过渡。只是瞬间一旋，重重的担子就轻巧转移了位置。父亲说要完成换肩动作，除了技巧之外，扁担的质量至关重要，主人还得摸透它的脾气。一条表面顺滑、韧劲好的扁担，即使身负重荷，也不会太压迫肩膀。它会用恰当的颤动，抵消掉部分重量。

扁担荷在我身上，始于帮母亲挑潭水灌入自家的水缸，那时似乎还不满10岁。母亲给我一条常年挑水的老丫扁担，它由半片竹子做成，两头翘，形成比手指略长的弯钩，专供小孩或女人担水。两只小木桶，一根老丫扁担，是山区孩子必修的劳动启蒙课。

10岁开外，我开始替父亲分担部分扁担活了。除了去田地挑农作物，常常还挑着担子去陆埠街里赶集。从我家到陆埠集镇，按村人的说法要走18里路。挑出去的山货，最常见的有柴片、番薯、芋艿、簸箕等等，挑回家的是人食与猪食，粗糠、口粮早米、大白菜，还有庄稼吃的氨水、磷肥，以及一

年到头只购买一次的生活日用品。自身体重只有80多斤的我，挑着一百多斤重的氨水、磷肥，在三伏天暴走18里路，其中5里还是陡峭的石阶岭路，这种苦涩的经历让人刻骨铭心。由于累年长途负重翻山越岭，我的双脚也和父亲一样，落下了终身的青筋暴凸，足背至小腿像爬满蚯蚓，这种现象医学上称为静脉曲张，几乎没法治愈。

父亲曾有一条柏木做成的扁担，浑身像缀满了芝麻，只有中间部位滑溜如玉。用手抹去表层的浮尘，马上泛起一层薄薄的亮光。每一条扁担，历经长年累月的汗水浸渍，肩膀摩擦，靠中间的位置都会有涂了蜡油似的一段。

父亲告诉我，做扁担要硬而韧的木材，以黄檀树、木荷树、青柴树居多。柏树也能做，但要刺柏，扁柏树性太软，不能负重。松树节多、质脆，容易断裂。从山上砍来扁担树后，父亲用锯子、砍刀、刨子，把一根两米多长的木料削成毛坯。在阴处晾干后，留一米七八寸，用刀削去两侧棱角，削薄毛坯的厚度。用手牵钻在两端各钻三个小洞，插好小木桩或竹子梗，这番工序犹如秤师师傅在秤杆上种上秤花眼子。物体放在哪一格，视不同的重量而定。

还有一种是毛竹扁担，挑选年轻力壮白皮毛竹，即三四年的成年竹子。太嫩的当年竹或上年竹，软性。俗话说，嫩竹扁担不能挑重担；五年以上的红皮老竹，硬性有余，弹性不足，韧性也差，一负重，容易折断。毛竹扁担两端一般有三格凹槽，根据担子重量，把重物选择在合适的格位上。

翘扁担，无论木质还是竹子做的，状似彩虹，大多呈自然弯曲状，这样挑起担子来一耸一耸的，很有节奏感，显得活泼可爱。村人将翘扁担暗喻村里的女强人，她们漂亮、能干，但丈夫不好驾驭。

父亲说扁担需要常用。几年不用，一朝负重，容易当场折断。这就好比经常干粗活重活的农民，腰板结实，肩挑一两百斤捷步如飞。而平常缺少体力劳动的城里人，偶尔负重，就很容易腰肌劳损。

负重一生的父亲3年前作古。父亲再也演绎不出与扁担的新故事了。我远离扁担40多年，双肩长出的赘肉可以作证。但山区农民仍有靠扁担谋生的。

# 走近塞班

谢良宏

早就听说塞班是“人生一定要去的十个地方”之一。它原始而美丽，人们在那里可以尽情享受阳光、沙滩、大海所带来的慵懒与惬意。那天我们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出发，穿过浩瀚的太平洋，四个多小时后就到了塞班岛国际机场。入境，安检人员的态度十分严肃，安检速度也较缓慢，这里你要有足够的耐心。由于坐的是“红眼”飞机，到塞班岛时，已是凌晨时分，我们在酒店简单整理完行李，倒头便进入了充满浓浓海腥味的异国梦乡。

塞班是美属北马里亚纳联邦的首府，也是北马里亚纳群岛中面积最大的岛屿。旅游业是塞班经济支柱，由于与日本距离近，加上历史因素，客源多以日本人为主。塞班的农业，虽不及旅游业有实力，但相对较发达，这里盛产椰子、甘蔗、水稻、香蕉、木薯等。塞班的文化融合了基督教、天主教以及当地查莫鲁传统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西方文化。

塞班全岛总面积185平方公里，人口约8万，其中原住民（持美国护照公民）3万人，其他均为外来工作者和投资人，包括日本人、菲律宾人、韩国人、孟加拉人、泰国人和中国人，其中菲律宾人和中国人各占了约2万。正是因为有众多的中国人，所以中国的食品、饭店、商店遍布全岛。这次我在免税店就碰到了一位来自浙江海盐的沈小姐为我做导购。

塞班岛在万米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旁，从海平面算起，它是低矮的海岛；而从海底算起，却是座高山。因此那里的人们骄傲地称这里是世界最高峰。岛上全年处于亚热带海洋气候，无夏天和冬季之分，全年日平均温度保持在28—29度，一年中温差不过1—2度，7—8月

是雨季，12—2月是旱季。塞班岛至今无公共汽车，我们出行大多采用超市免费购物车、计程出租车和私家越野车，道路平坦，车辆稀少。

现在很少有旅游目的地可以提供旅游者所需要的一切，塞班岛则是例外。塞班街道两旁大多数建筑属于迷你型，仿佛现实中的童话王国。岛上著名的格波查山像是一颗巨大、隆起的绿宝石，虽然仅有479米，而它却是这座岛屿的最高峰。当你登上山顶鸟瞰四周，无敌海景便一览无余。因为海水很深，海水在阳光的折射下，呈现出淡绿、碧绿、深蓝、墨蓝等不同颜色。那深不可测的墨蓝，就是世界上最深的海沟——1万多米深的马里亚纳海沟。阳光下的塞班岛，就像是一块色彩丰富的“调色板”，斑斓炫目，美丽无比。

在岛上你绝不能错过潜水。由于塞班当局对四周海域采取了保护措施，因而大片美丽的珊瑚礁得以完好保存，吸引了许多热带鱼群，加上海水清澈见底，这里成了潜水者的天堂。岛上最具有特色的美食要数查莫鲁风味菜，此外烤乳猪、生鱼片、椰汁虾等，都令人垂涎欲滴。

塞班为不同游客提供了品种丰富的住宿，无论安静舒适型、宽敞高档型还是适合背包族的简易旅店，应有尽有，价格也较为适中。选择面临大海的酒店，游客“足不出户”，早上在海边餐厅享用完早餐，就可以在自家的海滩上游玩，玩累了去海边做个SPA。夕阳西下，懒散地坐在沙滩边看日落，一派闲适的海滨风情。而晚上则可以在海滩边上边烧烤边欣赏当地查莫鲁土著人的舞蹈表演。

人们常说，旅行的真正意义在于遇见不同的风景与人，从而收获更广阔的视野和心境，对此我深信不疑。



## 孤 舟

周建平/摄影  
赵淑萍/配诗

一叶孤舟  
有人说他日出而作 日  
落而息  
日晒雨淋  
日复一日 在水天间 缥渺

无依  
岸对他 是一个若即若离的  
梦  
也许他就爱那晨曦的玫瑰  
晚霞的酡颜

爱风云诡谲  
独啸风浪  
也许他什么都不想  
人和舟  
没有方向

岑肇钧

我接到父亲的电话，说祖父死了。

我马上告诉母亲，母亲说那你赶紧去呀。我很想母亲一起去，但我没说。

坐在火车上，山川大地飞快运动，我仿佛穿行在时间的隧道上。隧道有的短，有的长，就如我的祖父与我在一起的时间。

有一年，祖父打来电话，让我和母亲去吃杨梅。母亲客气地答应着，我以为母亲真的会带我去。我等着，但母亲并没有要去的意思。

“妈，我很想吃杨梅。”  
“妈给你买。”杨梅在我们这里很贵的。

我只得直说：“我很想到爷爷家去。”母亲怔了怔，很久才说，好吧。

这是母亲离异后唯一陪我去的一次。

那时，我刚读幼儿园。我知道我是有爷爷的。我对父亲很陌生，因为好几次，他把我接到爷爷家之后，就消失了。

我们下了火车，赶往爷爷家。老远，我就看见村口的一棵大树。我认得这棵大树。爷爷告诉我，不认得爷爷家了，就认这棵树。果然，爷爷在这棵树下眺望我们，一看出是我们，就小跑过来。

奶奶正在灶头上。她看见我，眉开眼笑。我转头看母亲，母亲浅浅地笑着，但那笑总是收缩着，显得她的脸上总有皱纹。我一边吃杨梅，一边玩画

· 小说 ·

# 根

了。

母亲是有权利给我改姓的，毕竟我判给了母亲。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不改，我没问，她也一直这样叫我。她姓王，只需添上两笔，“丁”就成“王”了，“王瓜瓜”，我无法想象我被叫做“王瓜瓜”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已习惯自己是“丁瓜瓜”了。

我奔丧赶到祖父家时，我听到人们都说“孙子赶来了，孙子赶来了”，祖母赶出来，喊了一声“瓜瓜”，就泣不成声。她给我戴上了白帽，穿上了白衣，系上了白腰带，“你爷爷一直念叨着‘瓜瓜’，你去看看你爷爷一眼吧。”

祖母把我引到堂中，爷爷的脚跟前点着一盏长明灯，脸上盖着白布。祖母揭开白布，我看见祖父双眼紧闭，脸颊凹陷，嘴巴凸着，闭不拢的样子。

“他爷爷，瓜瓜来看你了，丁瓜瓜来看你了！”祖母喊着。  
“爷爷，爷爷——”我突然泪要涌出。我哭了。我听见父亲也围上来，对着爷爷说，“爹爹，瓜瓜来看你了。”

葬礼行礼如仪。做法事时，我一直跪着，跟着和尚道士，一拜再拜。出丧时，因为一时忙乱，爷爷的遗像由表弟拿着；祖母看见了，一把拿过，让我拿，说必须你拿，

你拿着，走在前面，你爷爷高兴！

我们到了山上，自家的山上。周围都是杨梅树，爷爷的坟就在杨梅丛中。这一片山地都是爷爷的。

“爷爷的，就是丁瓜瓜的！”

我记得我读小学时，有一年暑假是在爷爷家过的。因为我母亲要去培训，不方便带我。

那一年，正好重新划定山地。据说，这一划，就确定了，往后不会重划。我不知道是否这样，反正，我爷爷是这么说的。他带着我，到这一片山地来。这一块山地，可好了，长着高大的杨梅树。有一棵杨梅树，根很粗大，盘虬卧龙一般，估计有很多年头了。旁边，又长出一棵小的杨梅树。爷爷说：

“那棵小的，就是丁瓜瓜！”

“那棵大的，一定是爷爷喽！”

爷爷抚着我的头，笑了。他站到高处，指着这一片山地，像领导一样，在空中画了一个弧，说：

“这里，都是丁瓜瓜的！”

现在，爷爷睡在了我的山地上！我们绕着爷爷的坟，正三圈，反三圈，与爷爷告别。爷爷的墓碑上，正中是他的大名，左边刻着父亲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是爷爷的立碑人。虽然，我从未参与此事。但是，这块坟碑，昭告天下，爷爷有子有孙有传人，他的孙子叫——丁瓜瓜！

我回来之后，母亲简单地问了几句，我也简单地说了下。母亲对此总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敏感，我也一样。

这么多年了，我很少回去。我有时会想起那片山地，不知它的新主人是否真叫丁瓜瓜。